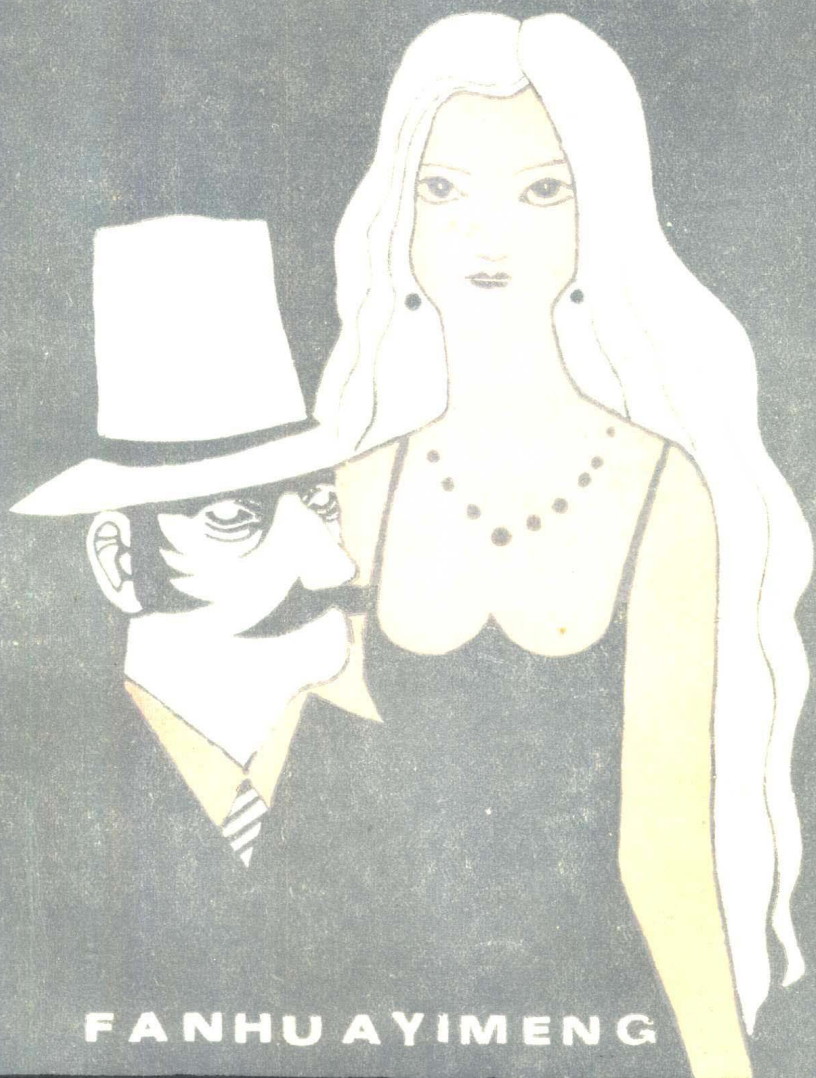




FANHUA YIMENG

繁华一梦

——德莱塞短篇小说选

繁 华 一 梦

(德莱塞短篇小说选)

[美] 西·德莱塞著

余 杰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装帧设计：许康铭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198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76,000 印张：12.5 印数：1—41,800

统一书号：10109·1484 定价：1.20元

《繁华一梦》与德莱塞

许多中国读者都读过《嘉莉妹妹》一书，所以对西奥多·德莱塞这个名字也就不那么陌生了。这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八七一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破落的小业主家庭。后来由于他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一九四一年被选为美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一九四五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可是不久就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名篇巨著，如《嘉莉妹妹》、《珍妮姑娘》以及若干颇具影响的短篇小说。这个以《繁华一梦》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收集的就是从他近四十篇作品中挑选出的十二篇精华中的精华。

如果说德莱塞和许多文坛巨匠比，有什么更大特色的话，那就是他工于刻划人物的笔力。尽管每个短篇小说只有那么二、三万字的篇幅，不可能象《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那样用更细的线条来刻划一两个、三、四个人物，但他还是使出浑身解数，让人物一个一个地跳跃在读者眼前。你不能不说些“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等一类的评语来表达你的感受。象《乡村医生》中的格里德雷医生；象《坚强的鲁克》中的工人领班鲁克；《圣科伦巴和赫德森河》中的工长麦克格拉塞；《市长和他的选民》中的那位由平民选出来的市长，等等，都在作家的笔下活起来了。

德莱塞生活阅历之富，写作题材之广，也是凌驾于一般名

家之上的。他既善于深入描绘上层社会内部的形形色色的丑恶肮脏，又善于描述下层社会中那许许多多平凡的美德善良，给挣扎在最底层的穷到极点的不幸人以发自内心的同情。他写了暴发户奥斯特曼，也写了《繁华一梦》中的x先生和《锁链》中的嘉里生这样一些一辈子沉浮于钱海、情海的资产阶级人物；也写了连一片卡特树叶也讨不到的乞丐伊勃·阿卜都拉；和在黄金世界里打了个滚，却落得黄粱美梦一场的穷苦人儿奎德尔……总之，德莱塞为我们描绘了这批生动、形象化的人物，使我们透过这些人物形象，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帮助大家过去涉猎较少的美国文学能多有一个研究的对象，所以出版了这个集子，欢迎大家品评议论。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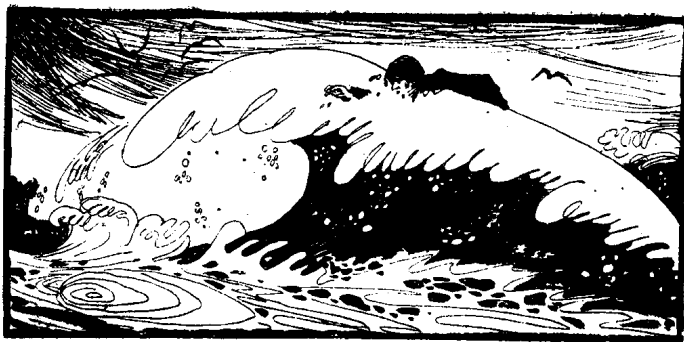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繁华一梦》与德莱塞

圣科伦巴和赫德森河·····	(1)
乡村医生·····	(39)
我们哥哥保罗·····	(65)
黑人杰夫·····	(103)
小莫泊桑·····	(137)
坚强的鲁克·····	(173)
市长和他的选民·····	(209)
黄金梦·····	(233)
锁链·····	(275)
繁华一梦·····	(315)
卡特树叶·····	(341)
胜利·····	(369)





圣科伦巴^①和赫德森河^②

麦克格拉塞^③第一天早晨从最初打竖井的地方眺望这条向西流去的大河时，并没有对它留下什么印象——或者，恰当一点说，有印象，但是印象不好。因为他是从一阵急剧的、冰雹般的大雨中眺望的，所以看上去这条河太阴沉，而且也太灰暗。河上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渡船和船舶，驶过波浪滔滔的河面；巨型的轮船，突出的长码头，既大又神秘；海鸥成群，汽笛长鸣，雾钟铿锵……他不欢喜河水，因为一看到水，就使他想到他乘轮船从爱尔兰渡海而来的十一天晕船的日子。但是荣耀归于上帝，一旦摆脱了葛里斯岛^④的神秘气氛，在炮台登岸，手里提着布提包，他就大声喊道，“谢天谢地，我再

① 圣科伦巴，(公元521—597)爱尔兰传教士。

② 赫德森河，纽约东部的一条河流，向南流入上纽约湾。

③ 丹尼斯·麦克格拉塞，所以有时又称丹尼斯。

④ 葛里斯岛，美国纽约湾入境移民登陆检查处。

也不沾水啦！

他的确是这样想的，因为他非常害怕水。但是，唉，命运并没有注定怕水是永远不变的。事实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水，以后似乎总是纠缠着他不放。在爱尔兰的克拉郡——他是从那儿来的，做过挖沟工人——他多少得和水打交道。这儿，在美国，一旦安安稳稳地在布鲁克林^①安顿下来以后，他能立即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依然是沼泽地里的工作，那儿的排水工作也就是主要的活儿。一个沼泽多、池塘多的鬼地方——你看，到处是水。而且有一项水道工程——一条巨大的排水明沟正在施工。有一次，当他和工程队的其他工人在这儿挖沟的时候，午后突然来了一阵瓢泼大雨，发了大水，迫使他们离开工地，差点把他们淹死。再往后，他和一支三十人的工程队正在清理一座隔成两半的水库。水库年久失修，砖头都坏了。水库的一半是空的，另一半蓄满了水，中间残败的分水壁突然崩溃，要不是他刚来得及爬上陡峭的堤岸，险些儿又一次丢掉性命。就在这时，这种思想在他的脑子里生了根：水——任何形式的水，海水或者河水——对他都是不利的。但是在这个灰蒙蒙的阴雨的早晨，他来到这儿，面对着这条大河，宣称他争取的目标是到即将在河底开凿的隧道工程上去干活。

想想看！尽管他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恐惧，他还是来了。这一切都是由于一位叫汤麦士·卡凡纳的人引起的。卡凡纳是他的同堂教友，最近三年来又是他的工长。卡凡纳碰巧很赏识他，对他说，如果他到隧道上来干活，对新工作肯卖力，表明他既吃苦耐劳，又有胆量，那就有可能得到更高级的工作——就是

① 布鲁克林，纽约的一个区。

在隧道里砌砖、糊水泥、做水泥模子、撑柱，或者，最理想的是做焊接钢板的手艺。这是钢铁工人行会的一个部门，每天工钱不少于十二块钱。想想看！每天十二块钱！这种工人，以及有这种技术的工人在隧道行业上是不多的，在美国非常需要。在这项隧道工程中，卡凡纳就要做工长了。他当工长，那当然会照顾他的咯。这当然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一定得从河底开始——就是得在赫德森河下七十五英尺深的地方，进行小心谨慎的初步挖掘工程。当时麦克格拉塞迟疑地、但是又野心勃勃地对他的上司和恩主看了一眼，说：

“就象你说的这样么？”

“是哟，当然。要不然，你以为我在跟你说什么？”

“当真么？”

“一点不假。”

“好吧！好吧！象是挺不错的工作。我不知道。你说在开头的时候，每天五块钱么？”

“对，每天五块钱。”

“嗯，象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再多一点不行吗，嗯？干一次试试也无妨，干它一个短时期吧，嗯？”

“会相安的。”

“好吧，我决定跟你去，跟你去得啦。我不是随便在哪儿都能每天赚五块钱的。你什么时候要我上工呢？”

工长身材魁伟，一身黄工装，脚上穿着一双后跟上尽是烂泥的长筒胶靴。他和蔼而亲切地对麦克格拉塞看看，同时麦克格拉塞也有点儿敬畏地瞅瞅上司。他的这种崇敬的感情，除了偶尔对教区的牧师——因为他本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及对他选区里的政治后台老板——通过他才能谋到工作——之

外，他对谁都没有流露过。当然，在他的一生中，他觉得这些人都是大人物、领袖。

因此，隧道工程开始以后不久，在这个不寻常的早晨，他来到赫德森河这儿。卡凡纳就在这个新打的隧道里面什么地方，麦克格拉塞在上工以前，得向他报到。

“当然，这并不是娘儿们干的活儿，”他对一个差不多同时到达隧道口的工人说，然后他开始顺着扶梯下去，扶梯幽暗地落在半中腰的一个平台上，平台下面又是另一个梯子，梯子下面又是平台，下面隧道闪着黄色的灯光。“你说卡凡纳先生就在下面么？”

“他在那儿，”这个陌生的工人头也不抬地回答。“你可以在第二道气闸找到他。你在这儿做工么？”

“对。”

“那么，来吧。”

他跟在后面，手里提了一个包袱，里面放着胶靴、一套旧工装，肩上扛着十字镐和铁铲。他下到隧道的底层（两边的土壁上都镶着由横桁支撑的厚橡木板），然后和好几个在等候调整气压的工人们一同进入气闸。这个比较狭小而笨重的气闸，里外两边都装了厚铁门。气压调整得非常缓慢，使他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儿只有一盏汽油喷灯，摇摇晃晃地闪着灯光。不晓得从那里传来一阵嘶嘶的响声。

“以前在这种气压下面干过活儿么，老爱^①？”一个彪形大汉的铁工问，亲切地打量他一眼。

“气……气什么来着？”麦克格拉塞问，一点儿不懂他说

① paddy，爱尔兰人。

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并没有被对方的话吓倒，说：“没有，从来没干过。”

“嗨，那你这会儿就呆在气压下面啦，每平方英寸的气压是两千磅。你感觉到么？”

丹尼斯承认他感觉到了，他的耳膜和咽喉一直觉得不是味儿，但他并不了解这和气压有什么关系。“是空气，对么？”他问，“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原先那种嘶嘶的响声停了。

“你得对它当心啊，新来的老兄，”另一个偏狭、油滑而温和的美国人激动地说：“别让他们把那玩意儿冲着你放得太猛啊，要不你会得沉箱病^①的。”

丹尼斯没有回答，他对沉箱病更是一无所知。

“你知道什么叫沉箱病么，新来的老兄？”那人撩拨地说下去。

“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丹尼斯才尴尬地回答了一声，感到自己变成大家的笑把儿了。

“嗨，要是你得了这种毛病，那你就懂喽——哈！哈！”这话是一个专爱恶作剧的砌砖工人说的，这以前他没有开过口。他接着解释说：“那种毛病是因为气压加得太快，或者放得太快而得的，能扭伤你的肌肉，毒害你的神经。如果你得了这种毛病，你就懂喽。”

“你们记得艾地·斯罗德么？”另一个人快活地说道，“在第四十一街尽头的隧道动工以后，他就是在柏柳发这边得这种病死的。嗨，你们应该听听他那惨叫！我去看过他。”

① 沉箱病——由于气压突升突降，相差悬殊，循环在人体内的氮气就要发生膨胀，阻塞血液流通，钻进骨髓、细胞、关节和大脑，严重时将导致死亡。

真正的好消息！那么这就是他们给他的隧道入门介绍了，这儿潜伏着一种卡凡纳没有提到的危险。麦克格拉塞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好吧，既来之，则安之。他们正在推开对 面的 闸门，空气的压力并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把他憋死；然后走了一截护壁地段，隧道中虽然乱放着横梁、钢板、水泥、一堆堆砖头，但也还相当整洁。接着又进入和前面一模一样的另一个气闸，然后从另一道闸门出来，这时他看见了卡凡纳。卡凡纳站在纵横交错的横梁、撑柱、半打嘶嘶发响的大汽灯的灯光当中，头上是漆黑一片，不是别的，正是大河河床底下的泥土。卡凡纳穿了一件短小的红色运动衫、一双大胶靴，一顶旧黄棕色的毡帽意气风发地歪戴在头上。他正在和另外两位工长以及一位衣冠楚楚的人（那种大人物之一——当然是一位工程师）谈话。

唉，在麦克格拉塞看来，这班穿一身挺刮而贴身的衣服的绅士们显得多么高不可攀啊！他打量着他们，那神情就仿佛是在打量另外国土上的人物似的。

在气闸前边，还有一班从昨夜一直干到现在的夜班工人，在一个陌生的工长率领下，挖泥工、木工、挑土工、钢板铆钉工，全都干着既艰苦、细致又危险的工作——打通并保护河床底下的一段通道，这班人直到现在才下班。这地方到处都是人。汽油灯发出的热气闷得叫人难受，样样东西都沾上黑色的污泥，弄得龌龊不堪。丹尼斯跨过相隔较长的横木朝前走的时候，卡凡纳一眼就看到了他。

“那么，你来啦！那班人刚刚下班，”他用手指指隧道前面的尽头。“到那儿去，丹尼斯，就在那儿的标椿对面，把那个角落上的泥土挖出来。有杰雷帮助你。把泥土扔到这个平台

上，这样我们这儿就可以把泥土装车运走了。”

麦克格拉塞听从他的指挥。他在泥土洞中取好位置（他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木架前面的隧道的尽头），挥动坚强的胳膊，挺起健壮的脊背，站稳脚跟，他把铁铲插进厚厚的泥土，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拿铁镐把泥土翻松，然后把泥土扔到粗糙的平台上，其他的人在那儿再用铁铲把泥土装到一辆小车上，在粗糙的木板路上推回气闸，再由气闸逐级推出去。只要你不想到头上是有船舶往来的大河，有在雨中滔滔的白浪以及海鸥飞翔和班轮的钟声，这活儿虽然缓慢、肮脏，也并不难做。不晓得什么缘故，丹尼斯对头顶上这种沉重的大量的泥土与河水，感到惴惴不安。这两者的确把他吓坏了。也许他是过分受到金元的引诱吧？假如河水穿进来，假如头顶的泥土突然塌下来，把他埋掉——头顶上幽暗的黑土，正如他这儿用铁铲插进去的泥土一样，又厚又沉。

“喂，丹尼斯，别站在那儿老是望着顶上发愣，不会塌下来的。你不是光为了看隧道顶才下到这儿来的，那是我的事儿，你只顾挖你的吧。”

这是附近卡凡纳的声音。但是，麦克格拉塞在不知不觉中仍然时不时停下来，对上面看看。一小块泥土突然落了下来，打在他的背上。假如塌方！假如塌方！

哦，读者，要知道挖隧道这玩艺儿在所有已知的体力劳动范围内，虽然很有趣，但也是最危险、最富于戏剧性的活儿。就以在河床下面挖凿隧道而论，近来它至少包括在河道、湖泊，或者运河两岸，或者两头，挖凿巨大的竖井（也许在岸线以内一百英尺）。就说是水平线以下三十英尺吧，从这头起点，在河底下相向挖凿，一直要挖到在靠近中心点的什么地方合

龙。精确的合龙点，或者这类严格的接合点，被认为是对高度技术工程的真正考验。麦克格拉塞对这一切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即使是这样，他一点儿也鼓不起劲来。

这儿应该交代一下挖隧道工人的安全，以及施工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两头隧道工程的取向的准确性，在竖井的底部，随着工程的进度，在大约每隔一百英尺左右的地方，安装一个个圆形的、厚钢材做成的巨型气压室，或者叫做气闸——气闸的直径不下于十五英尺，气闸的前后两面装上坚固的、朝河岸线向内旋转关闭的闸门，这样从岸上用巨大的气压机不断打进来强大的气压，才不至于把门冲开。只有利用同样巧妙的水闸开关系统，才能打开、或关闭闸门。那就是说，工人进入竖井，如果要到气闸前面的隧道尽头去，一定得先进入其中的一个气闸，这个气闸必须渐渐调整到和前面主隧道相同的大气压力。当气压达到平衡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向内旋转的闸门，顺利地走进隧道主体。假如这儿的工程已经完成，比如说，前进一百英尺，就会遇到另一道气闸。气闸里的大气压力不是往里和朝河岸方向的隧道相等，就是往外和河中心方向的隧道相等，这要看上次谁最后使用气闸而定。开头的时候是拉铃，后来用电话，最后用电气信号来控制气压——那就是说，得首先降低或升高气闸里的大气压力，才能打开这个那个气闸的闸门。如果气闸里的大气压力和你所在的隧道气压不同，你无法打开闸门（你根本开不了），这就要在你的所在地方，扯几次铃，或者按几次电钮，这样里面气压调节到你站立地方的气压，才能打开闸门。一旦进入闸门以后，正如同进入水闸一样，根据你的电气信号，升高或降低气压，才能进入不论是朝外方向，或者朝内方向的隧道。这种调节系统，即使在多少年以前的当时，

就已经非常完善了。

*

*

*

挖掘这条不同寻常的隧道似乎还相当安全——至少麦克格拉塞在这儿开始干活以后，所留下的印象是相当安全的。如果一切顺利，挖掘的进度每天可以达到两英尺，甚至三英尺。只是也有许多日子由于需要支撑木柱以及安装木板，更不用说前面偶然碰上必须凿开的岩石了。这样拿着十字镐和铁铲的工人，就不得不停下来，或者最好是动手帮助木工们去竖立护壁的大梁和支柱。就这样丹尼斯学到了不少拼接、甚至是钻孔的手艺。

尽管收入增加，但是在河床底下干这玩艺儿对于丹尼斯来说，仍然是不断担惊受怕的根源。他干活的地方的泥土是这样捉摸不定。随着隧道工程不断向前推进，有时碰到的是硬黑土，有时是松土，有时是淤土，有时是沙土。再说，时不时有大块泥土突然掉下来，虽然还不至于在隧道顶上豁出个窟窿来，但是如果泥土碰巧落在一个工人的身上，就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或者把他半埋在土里。落下的泥块通常被头上的横梁挡碎了。只是有一天，大约在他开始工作七个月以后，当他变得自以为非常习惯于这儿的工作，而且当他的技术长进到这样一种程度，大家都认为在他这个有限的工作范围，他是最能胜任的工人之一时，突然发生了意外。

有一天早晨八点，他和其余这班工人下到隧道里，正在两

根刚刚才撑好的新支柱桩脚附近干活，这时候他看到，或者他自以为看到泥土似乎比平常更潮湿，粘搭搭的，水汪汪的，很难挖。可能是碰上了地下水，否则不可能这么糟。除此以外，一盏汽油灯已经拿到面子上来，并且就挂在旁边。藉着灯光，他看到头顶上的泥土似乎是银灰色的，表面且有泡泡。他把这种情形告诉站在旁边的卡凡纳。

“是哟，”工长一面对上面瞧着；一面犹豫不决地说，“土很湿。也许是气泵出了毛病。我要查查清楚。”他通知了工程师。

隧道督察亲自下来了。

“上面一切正常，”他说，“每平方英寸的气压是两千磅。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话，我再把气压稍为升高一点。”

“你最好把气压升高一点，”卡凡纳回答，“顶上的情况不正常，如果你看见亨德逊先生，请他下来一趟，我要跟他研究研究。”

“好吧，”然后督察走了。

在开头的时候，麦克格拉塞和其他的工人都有点儿紧张，不过现在稍为安心了一点，他们继续干下去。但是他们脚下的泥土越来越泥泞，而且头顶上一些银白色的表土开始往下落，甚至象水似的慢慢流了下来。接着一大片湿漉漉的泥土突然崩塌下来。

“撤，伙计们！”

这是卡凡纳的声音，但卡凡纳的声音并不比人们的狼奔豕突来得更快，这班人对于危险的局势总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已经注意到滴滴嗒嗒的水滴以及第一块叭哒一声崩塌的泥土。在这同时，头顶上一根横梁卡嚓卡嚓地发出了不祥之兆的断裂

声，对大家发出了灾难临头的警告。紧接着就一阵狂奔，向六十英尺以外的闸门逃去，镐呀铲的扔了一地，职位高低，先后次序，早已抛到脑后。他们在横梁上面或者在横梁中间跌跌爬爬地奔跑着，一面相互把对方从前进的道路上推到水里去，推到烂泥里去，麦克格拉塞一点儿也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

“把闸门打开！把闸门打开！”他们一到闸门就喊，因为有人刚刚从另外一面进入闸门——工程师。“看在上帝的面，把闸门打开！”但是闸门并不能马上打开，至少得花点时间。

“土崩啦！”有人惊慌地叫起来，那是一个铁工。

“老天爷，塌方啦！”远处三盏汽油灯被泥土扑灭的时候，一个泥水工说。

麦克格拉塞差不多吓得魂不附体，他浑身冒着冷汗。真的，五块钱一天！他永远不该沾水，这一点他还不了解么？水总是要致他的命的。

“出了什么事啦？出了什么事啦？”吃惊的工程师不晓得外面出了什么岔子，一面推开闸门，一面大声问。

“滚开！”

“看在上帝的面，让我们进来吧！”

“把闸门关上！”这话是六个已经安全进入闸门的人说的，认为闸门可以立刻关上了。

“等一等！卡凡纳还在外面！”这话是别人说的，当然不是麦克格拉塞说的，麦克格拉塞正在角落里发抖，他是这样的恐惧，竟完全没有想到他上司的命运。

“滚他妈的卡凡纳吧！把闸门关上！”另一个彪形大汉铁工喊道，怕得要命。

“喂，让卡凡纳进来！”这是工程师说的。

这当儿，麦克格拉塞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第一次产生一种义务感。但是这种意识并不强烈，他太恐惧了。这毕竟是他下隧道得到的报应。他了解卡凡纳——的确，卡凡纳是他的朋友。卡凡纳不是给他谋到这个那个工作么？当然。不过，当时卡凡纳劝他上这儿来，而到这儿来是错误的，他不应该来。但是，即使他心惊胆战，他还是于心不安地觉得把卡凡纳关在外面不大妥当。不过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是一个人。但是甚至就在他这么沉思冥想的当儿，以及有几个人跳到前面想把卡凡纳关在外面的当儿，他们是这样急于拯救自己，这位魁伟的工长突然出现，他坚定地握着一支闪闪发光的手枪，枪口指向他们。

“在我和凯莱没有进来以前，谁他妈的敢把闸门关上，我就枪毙谁，”魁伟的工长一面大声说，一面在外面烂泥里推着这个叫凯莱的人前进。接着他顺利地把凯莱推进闸门，他自己也跟在后面跳了进来，然后转过身来平平静静地帮着大家把闸门关上。

麦克格拉塞被这种英雄的行动吓愣了。在面临死亡的危险中，他竟那样从容地阻拦别人关门，援救自己的同伴！卡凡纳甚至比他过去所想象的还要善良、仁慈，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不象他这么胆小如鼠。但是卡凡纳知道他怕水，为什么还要劝他上这儿来呢？现在灾难降临了。虽然他们躲在闸门里面发抖，只有卡凡纳例外，仍然可以听见外面支柱的折断声和砖头的碎裂声，这就使得局势摆得很明显，片刻儿工夫以前还是横梁、钢架、通道，井井有条，但是现在已经是黑暗，是水，是河的天下，又恢复到未动工以前的状况了。